春秋左氏傳補注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春秋左氏傳補注

(二)

沈欽韓 注

本館據功順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自序

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錄。言之詳矣。二千餘年。黃童白叟。知呻吟而抄括之。然其學若明。若滅。若存。若佚。若亡。國之社。其神不靈。若樹之枿。雖養大榮。塊然于天壤。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得一二微言妙義。曉然爲輔翼乎周公孔子。而千世一笵者。則俗學顯排之。邪說陰敗之。鄙夫小生。中其毒厭。不啻傳尸鬼病。嗚呼。可憫也已。爲左氏厄者。有四焉。始也。一經一傳。閭閻不宣。學士端居匡坐。懷不能已。竊自耳剽口傳。以遣時日。遂有公羊、穀梁、騶夾氏之異。爲一王之法制。爲學官之祭酒。始願豈及此哉。然漢之賤儒。喜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則羣居點竄。傅致雜術。以蠱世主。以脅後生。胡毋尹生之徒。生享美祿。沒有榮名。羣不逞者。戟腕哲舌而起矣。假左氏得行。其好醜。譬諸二八妙姝。與夫盲母狗也。彼復何所容其喙。青青子衿、不好操瓢而行乞哉。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至范升、何休。而猖獗極矣。其厄一也。然其書雖不立于學官。通材大師。猶遞相傳習其訓。故雖末由發聖師之蘊奧。但守章句。數名物。待明智者自得之。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有杜預者。起紈絝之家。習篡殺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鑿空。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狂。無藉之說。是其于左氏。如蟹之敗漆。蠅之汙白。其義埋沒于鳴沙礁石中。而杜預之妖焰。爲雞爲狗。且蓬蓬于垣次矣。其厄二也。江左輕浮。學尚王杜。中原敦龐。師仍鄭服。三百年中。崔靈恩、衞冀隆、諸人。猶能關其口而奪之氣。孔穎達者。賣國之諂子也。楞然無所得于漢學。蜣螂之智。奉僞孔氏與杜預。而甘

且旨焉。排擊鄭服。不遺餘力。于是服氏之學。始歇終亡。而杜預之義。赫然呆日之中天。其厄三也。自後博十倚席不講。人心益偃惡。纔辨章頭。便欲掎人之短。揚己之長。啖助、趙匡、陸質、劉敞之流。哆然弄筆。弱弓蒿箭。競以左氏爲質的。經世大典。束于附枝綴肬。甚者以爲盡心喪志。學者搖手不敢窺。反不如杜預顏籀之涕唾。猶時時吮咽。爾宋習。尚亦何可言。幸而不亡。蓋宏辭從橐。應官之文。匄其膏馥耳。元明來此制一廢。而士大夫眞自不識丁矣。其大厄四也。禮者。奠天下之磐石也。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萬邦。諸侯無以治四境。卿大夫無以治一家。時則下陵上。爵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償券。孔子傷之。欲返諸禮。而無其位。故因春秋以見意。以爲修整于既往。其召福祥也如彼。悖亂于當今。則嬰毒禍也如此。左氏親受指歸。故于禮之源流得失。反復致詳焉。周公孔子。治道之窮通。萃于一書。若其勸懲之旨。則婉而多風矣。時以爲君子。則君子之時。以爲善。則善之。輩此心默喻。于千載謹守遜言之戒。以全春秋付託之重。然其以禮愛護君父。不已深切著明哉。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蹶然爲之解。儼然行于世。害人心。滅天理。爲左氏之巨蠹。後生曾不之察。騰杜預之義。而播左氏之疵。左氏寧受焉。亦見其麤中薄植。一魏晉之妄人。莫覺莫悟。何有于古學哉。區區之衷。久懷憤懣。遂補注十二卷。發明婉約之旨。臚陳典章之要。家緯堪與之綱。碎。亦附見焉。注疏之謬。遂條糾駁。各見于卷。則左氏之沈冤稍白。杜預之醜狀悉彰。其么麟蠹類。橫鑱左氏。殆不足辨。不悉著。若夫百家傳聞。衆言淆亂。與公羊、穀梁、司馬遷。事辭之悖謬。別爲考異。不列。茲編。噫嘻。昔者賈逵之訟左。不盡括左氏之長。劉炫之規杜。又不足仆杜預之短。是以芳烈不揚。休。赤

臭未末殺。小子何人。敢與茲事。將前哲之所啓牖乎。今險忮刻薄之人。有竊鑽何休之餘竅。以詿誤梧子。何不仁之甚也。蓋聖世之賊民而已矣。道光元年辛巳季夏。

跋

同邑沈小宛先生欽韓著作等身皆未之見此左傳補注十二卷左傳地名補注十二卷假之顧孝廉瑞清屬胡君家董余弟錫誥分任影鈔其譌缺者略加校補藏諸家塾是書國朝有崑山顧氏吳江朱氏元和惠氏桐城姚氏馬氏陽湖洪氏諸家補注而此注訓解名物剖析字句尤有詳贍於諸家者惟僖十七年傳雍巫史記集解引賈逵說謂是易牙索隱謂其未知何據而以爲即管子之棠巫先生取索隱說而更證以呂覽知按篇之常知巫不用賈義昔先君子箋羣經索隱駁去小司馬之說曰棠與雍形聲俱不相近侍中之說雖不知所本然必受諸先師決非憑空臆造況雍即饔字省文儀禮公食禮雍人倫膚少牢禮雍人概匕並以雍爲饔可證又國策齊桓公夜半而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是易牙固以烹調事桓公雍當是易牙之官昭二十五年傳雍人檀亦於官下舉其名是其例也襄二十一年傳美而不使據唐石經王充論衡下添視寢二字遂以使爲幸婦人古無此訓二十八年傳鄭伯迋勞于東門之外以迋爲古文往字而以作誑字用者爲本於說文之譌引傳文爾無我迋一語不知鄭風人實迋女亦以迋爲誑毛詩爲古文則古文往誑二字並通用誑若斯之類均有可商其餘駁正注疏謬說申明賈服古誼則誠盲史氏之功臣也昔先君子嘗謂爵曰治左氏當以賈服爲主博采魏晉至國朝諸家之說爲之箋疏如余之治論語庶幾古誼可以復顯余老矣有志未逮汝其勉之爵敬識之今先君子歿已

十稔。爵愧不能繼述。然纂集之志。不敢一日懈也。倘異日者。得以采輯成書。質諸海內之治左氏者。豈非私心所願哉。與先生同時治左氏者。有廣陵劉孟瞻先生文淇。藁本未刊。聞同邑錢茂才綺。箸有左札三卷。爵亦未之見。附誌之。以諗當世之爲左氏學者。咸豐己未秋月後學潘錫爵跋于安石榴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一

清　吳沈欽韓文起注

隱公

【傳】繼室以聲子。　雜記。所謂攝如君也。白虎通說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王肅繼禰。已。按大夫而下。繼室有爲嫡者。故喪服之繼母如母。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人子諸侯不爲厭。故繼室而非嫡。昭三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是妾死繼往者。猶謂之繼室。知繼室非嫡也。

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雜記。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此諸侯相賵之制。天子賵諸侯。亦如是也。

【傳】鄭武公。　史記。武公名掘突。譙周云。名突滑。

故名曰寤生。　史記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按史記云。生之難。此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終老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應劭說亦近是。如杜解。則寤寐中便已生子。較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溲于少牢。殆又易之。姜氏當鍾愛。何爲惡之乎。寤與訝同。呂覽回理篇。頡訝百疾。注、訝逆也。說文。訝、逆也。亦通作悟。韓非

子說難。大意無所拂忤。史記韓非傳。作大忠無所拂悟。司馬貞索隱云。不拂悟于君。張守節正義。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云。列女傳不拂不寤。亦用寤字。呂覽蕩兵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新序雜事篇。衞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皆悟字之義。禮記哀公問。午其衆。注逆其衆。王肅本作迕。是午。悟寤皆通。悟也。凡從此聲者。其義並通。士喪禮下篇無器則捂受之。疏云。捂。卽逆也。劉熙釋名。女、青徐州曰嬉。嬉、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此其證也。今生子有足先出者。妨產婦。卽謂之逆生也。

虢叔死焉。竹書紀年。平王四年。鄭人滅虢。

小、九之一。周書作雒解。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惠棟曰。不舉中者。從可知。

國不堪貳。坊記。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唯卜之曰稱二君。注。不貳、不自貳于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二當爲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于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韓欽按二五尊卑。大易明文。別嫌明疑。春秋法戒。故公子呂云。國不堪貳。疏謂兩屬。則賦役倍。而國人不堪。是以長慮爲淺見矣。

不義不暱。說文。翻、黏也。引傳不義不翻。或作翻。考工記。凡暱之類不能方。故書暱。或作檍。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暱之暱。或爲翻。案尙書典祀。無豐於昵。孔傳。昵、近也。馬融云。昵、考也。考于祖爲近。爲親。此作暱。非體。說文。暱曰近也。引昭二十五年傳。私降暱宴。此言所爲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叛叔段相應。杜注非是。

未嘗君之羹。顧炎武曰。爾疋肉謂之羹。故云未嘗君之羹。按杜預以羹爲賜賤官之常。若賜賤官。則以肉體取盡飽。所謂賤者取賤骨。周語。戎狄則有體薦。何得只啜羹也。禮經自鄉飲酒至少牢。饋食。曰羹定。曰羹飪。皆是所殺之肉體。又聘禮記云。賜饔惟羹飪。注謂飪一牢也。豈可盡以盛鉶者當之乎。若然。則潁考叔食舍肉一語爲贅矣。

弔生不及哀　士喪禮下篇。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蓋前乎此。皆營死者之事。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賓乃弔生者。經又云。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既殯之朝夕哭也。喪服疏云。既殯以後。卒哭祭以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按其時雖不代哭。甚哀未殺。故爲哭三無時之一。傳文所謂及哀者。卽是此時。以卒哭祭爲限也。喪服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也。又虞禮記卒哭祭。餞尸畢。丈夫說絰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絰不說帶。所謂卒哭後。變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帶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麻不易也。其負版衰。裳。練祭猶服。大祥祭畢。始焚之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子諸侯。既葬無服。非聖無法。古今之罪人也。

有蜚　政和證類本草。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也。如蝗蟲。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八九月多入人家屋裏逃寒。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爲眞。南人噉之。又夜行一名負盤。卽竄盤蟲。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按爾疋注。蜚卽負盤臭蟲。似當爲竄盤蟲。

二年【經】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疏云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據其爲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按左氏無明文說左氏者以子氏未薨句謂之桓母耳當從穀梁說

三年【經】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顧棟高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朔日晦日也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爲二月晦則于穀梁之說合矣蓋今法日食必於合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者漢晉時猶然韓欽按顧說非也元史歷志姜岌晉書志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授時歷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隋書歷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並無朔字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此年二月己巳食推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明爲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爲左氏疵痛也

【傳】不反哭于寢　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疏依和其謬按既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立婦人拾踊送賓于門外遂適殯宮送賓出後乃云適殯宮明上文升西階爲廟所以先反哭于廟者當尸柩遣奠時已在廟朝廟先禰而後祖故反哭就其最後行處鄭云反哭者于其祖廟是也檀弓日中而虞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孔疏恐人仞堂與室爲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廟也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傳云哭于寢寢

卽廟耳。猶諸殯宮本是寢。而雜記云。至于廟門。注云。廟所殯宮。以尸柩所在。故寢可謂之廟。祖廟以酌奠在室。故廟亦可謂之寢。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是也。杜預以爲正寢。不知寢廟通稱也。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外。主人卽位。如反哭位。疏云。迎魂而反。神還在寢。故以寢爲廟。虞于中祭之。是虞與反哭異所矣。

君子曰。趙汸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義皆膚淺。左氏之陋見也。殿本注疏攷證。臣照按君子之稱。或以德。或以位。左氏所謂君子曰者。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云也。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乃可稱君子之論也。後儒每忘卻左氏之書以紀事。而以是爲左氏論事。往往訾謷之。亦惑矣。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皆直書其事。而時勢與義理並著。如孔子之不得不作春秋也。欽韓按此論最善讀左傳者也。

憾而能眕者。釋言眕重也。郭云。謂厚重。說文。眕、目有所恨而止也。

四年【傳】修先君之怨。服氏以先君爲莊公。孔疏引衞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所弑。則隱二年。鄭人伐衞。當桓之世。按疏但據傳口年之文耳。惠云州吁弑桓。而稱先君。無是理也。先君之怨。在春秋前明矣。

敝邑以賦。論語。孔注。賦兵也。杜預謂賦調非。

衆仲潛夫論。志氏姓篇。魯之公族有衆氏。

猶治絲而棼之也。　說文。棼、複屋棟也。廣疋釋宮。棼、閣也。非此義。蓋借棼爲紛亂耳。書呂刑泯泯棼棼。傳云。棼棼同惡。是亦有雜亂之義也。

敗鄭徒兵。　傳言諸侯之所敗者。唯徒兵。見鄭之未大創也。杜何從知其必不車戰。

五年【傳】則公不射。　惠云。此指祭祀射牲。按此謂田獵上殺也。詳王制及毛詩傳。

大夫四士二。　按論語馬融注。佾列也。八人爲列。是大夫以下。亦以八人爲列。服氏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爲四八三十二。士爲二八十六者是也。杜用何休說非也。宋書樂志。元嘉十五年。太常傅隆云。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杜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顧炎武云。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疏以爲舞勢宜方。故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至刑昺爲論語疏。反援何杜之說。以亂馬注。殊不思士之四人。口得方勢。于何見綴兆行列邪。

六年【傳】宋人取長葛。　劉敞曰。按前圍今取。諸家並云一役。杜氏分爲兩役非。

猶懼不蔽。　說文。蔽、草多兒。此訓爲至。廣疋不載。蓋與暨通。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字林暨。及也。亦至也。韋昭周語注。暨。至也。莊九年傳。盟于蔽。穀梁作暨。

七年【傳】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主國致幣有二事。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用乘皮束錦儐勞者。此一事也。賓事畢即館。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大夫奉束帛。賓受幣。致大夫乘馬束錦。此又

一事也。然皆主先而賓酬。非此發幣之事。至歸饔餼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致命。致其君命也。降出。又請面如覿君之幣。賓私覿之幣。畢乃餼賓。此所謂發幣于公卿也。主人朝服迎門外。再拜。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再拜受幣。此敬賓之禮。而凡伯不然。故戎嫌之。

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賈逵以爲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皆與禮文不合。鄭康成以爲軼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鄭者不合。杜預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既非目擊。安得方來譏之。愚按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禰。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不告至。徑安配匹。始行廟見之禮。是爲墜成命而誣其祖。

九年【傳】乃可以逞。　方言逞。苦了快也。此言可以逞我之志。

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　諸侯職貢充庭。覲禮。庭實惟國所有。不庭者。不修職貢也。庭與寧聲同。大戴記投壺篇。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孔廣森曰。諸侯不臣。謂之不寧。惠云。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傳義謂諸侯有功。則加地進爵。鄭能推其功于魯。以王爵勞之。合于正體。尚書大傳。命諸侯得專征。而歸其地于天子。

十一年【傳】薛庶姓也。　爲婚姻者。謂之異姓。鄭注禮記大傳云。異姓謂來嫁者也。司儀注云。庶姓無親者也。

工則度之。釋器。木謂之劑。郭注引傳亦作劑。廣疋釋詁。劑、分也。

周之宗盟。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按夏見曰宗。鄭云宗、尊也。欲其尊王同盟。亦是尊王之事。宗、尊、字古本通。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字林。宗、尊也。宗盟亦謂主盟。賈義是也。

及大逵。釋宮。九逵謂之逵。此云大逵。當從爾疋。宣十二年傳。至于逵路。或乃考工記之經涂九軌耳。詩疏謂周禮經涂九軌。不名曰逵。杜注與爾疋不合。

許莊公奔衞。杜預云。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按國君出奔。寧有不知蹤跡。若實不知所往。傳又何以言之。知經不書。實是史文所略耳。

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元和郡縣志。東偏城。在許州長葛縣東北五里。許叔所居卽此城。寰宇記。今有東西兩城。按西偏東偏。當卽許之國都。漢爲許縣。魏爲許昌。宋省入長社縣。宋史地理志。熙寧四年。省許田縣爲鎭。入長社。在今許州東三十里。長葛本是鄭地。在州西北五十里。地勢闊遠。何得謂之居許東偏。地志不通。往往類此。

而使鰌其口於四方。方言。鰌、寄也。或曰寓寄食爲鰌。

卒出豭。行出犬雞。言苦卒若行。各以豭犬雞爲詛也。小疋。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斯、滅也。又盡也。

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上十二邑。本非王地。王弗能有。虛以優鄭。鄭亦弗能有。而空失故采地。此失八柄之馭。不能服人之一端也。假令鄭託王命興師。以與蘇氏爭地。是教其相賊害。豈所以鎭撫宇內。傳意雖

未及可以意推之。

不度德。說文。德外得於人。內得于已也。釋名。德、得也。得事宜也。鄭莊能自用其威福。息故不如也。

有死者。言雖有死者。非首惡也。顧炎武云。非有名位之人。如司馬昭之族成濟。

桓公元年【經】公卽位。周官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古者立位同字。然則此人旁。卽是杜預妄改古文。

【傳】美而豔。說文。豔、好而長也。从豐。豐、大也。淮南精神訓。獻公豔驪姬之美。注。好體曰豔。與說文義同。按此豔當作歆豔之義。郊特牲疏云。歆豔是愛欲之言。

二年【經】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傳。孔父字謚也。杜預因公穀兩家皆美孔父。故欲立異而稱名罪之。非也。顧炎武日知錄云。家語本姓篇。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按若以孔父爲名。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

【傳】立華氏也。督有弒君之罪。無以自立。故爲此會以湔洗之。經書成宋亂者以此。惠氏言。立華氏爲證桓公罪。此公羊家言。非也。先言華氏。是史文追稱。猶諸侯預稱謚。杜言督未死而賜族。義亦乖戾。

衡紞。迫師注。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笄卷髮者。鄭辨衡笄異制。以先鄭云。衡維持冠者。誤以衡笄爲一物。凡笄有二。一以束髮。一以固冠。衡非維持冠所用

也。杜亦沿先鄭之誤。衡蓋隋唐后妃首飾所名兩博鬢矣。

藻率　率、卽組也。三禮圖云。旣以采色。畫韋衣于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故聘禮記云。玄纁繫長尺絇組。注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省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是也。按疏云。此組繫亦名繅。藉。卽上文反命之時。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率與繂同。詩傳紼、繂也。詩疏。紼訓爲繂。繂是大絙。說文作繂。云率屬。蓋其字從絲。知率正謂組也。

鞶厲　內則。男鞶革。玉藻注。凡佩繫于革帶。按大帶博四寸。以束體。革帶博二寸。以繫韠施佩。易訟上爻。或錫之鞶帶。虞翻注。引內則文。知此鞶厲亦革帶也。方言。厲謂之帶。革帶之餘爲厲。大帶之餘爲紳。杜反以鞶厲爲紳帶。謬矣。白虎通。男子所以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也。晉書輿服志。革帶。古之鞶帶也。隋書禮儀志。阮諶以爲有章印。則于革帶佩之。今博三寸半。加金鏤鰈、螳蜋鉤。以相拘帶。

不克。　紀年不克。晉人殺潘父。

三年【經】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　元史歷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抄。

五年【經】州公如曹。　鄭王制注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此。彼疏云。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

虢。按鄭以殷制。大國不過百里。周初猶因殷之地。至周公始大其封。公五百里。至男百里。故爲此說。其實虞、虢之君。始封當不止百里。或是陵夷斥削。或爲戎狄幷吞。故春秋時漸微弱耳。禮記射義注。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則爵易崇地亦易削也。服云。州公在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光伯難之。以爲爵得稱公。土亦應廣。知不然者。爵自王命。受于當陽之朝。土因世守。削于弁髦之代。若能保其舊。何至國危而不復乎。

【傳】旛動而鼓。　尋賈逵、許愼之義。並以旛爲發石。後漢書袁紹傳。曹操乃發石車。章懷注。今之拋車也。晉書卞壼傳。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旛。則知古訓相承。以旛爲石明矣。唐書李密傳。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旛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獨杜預以旛爲旃。漸染私說。穿鑿不經。而末儒遂廢雅故。

且問左右。　杜注。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按以王討爲非。則鄭之合戰。射王爲宜。苟有人心。必不至是。殆爲司馬昭縣解耳。經之不書王師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盡其節。此大經也。今鄭之待天王。若夷狄然。臨陳交鋒。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哉。後漢書孔融傳。荊州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劉表所爲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布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窺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陵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

尊。杜預拘傳例。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爲諸侯發。列國弄兵。蠻觸交爭。書之不可勝書。故有此例。至于畿甸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寧有大于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傳極言鄭莊之姦狡。而杜仞爲湔洗鄭惡。其于經傳。皆憒憒而臆決者矣。

啓蟄而郊。龍見而雩。　律歷志。娵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曰雨水。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曰驚蟄。是古歷以驚蟄爲正月中氣。淮南天文訓。周書時訓。並以爲雨水正月中。是後人追改耳。二月之清明穀雨。今亦互易。唐大衍日度議曰。周歷立夏。日在觜觿二度。于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

六年【經】寔來。　釋詁。寔。是也。杜解寔爲實。非也。韓奕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疏云。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以此推經。上年州公如曹。今年方來。不可爲實。寔來者。言于是乎來也。傳作實者。猶之毛詩寔命不門。韓詩作實命不同。卽方俗聲同之誤。張洽曰。覲禮。天子曰非他。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鞏伯寔來。今案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傳】嘉栗旨酒。　詩生民箋。栗、成就也。

親其九族。　杜預用歐陽尚書說。然助祭合食。惟同姓耳。當從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義。

以名生爲信。　按名生之字。所包甚廣。唐叔虞公子友之事。其偶然者。白虎通。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以尚書道殷家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以殷臣有巫咸、祖己。又云。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此所謂名生爲信也。

十一年【傳】莫敖患之。淮陰侯傳爲楚連敖。李奇云。楚官。張晏曰。司馬也。按楚策。斷脰決腹。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攷諸定四年傳。卽左司馬沈尹戌。則莫敖爲司馬之官明矣。

十四年【經】御廩災。大雅召旱。箋米之率。糲十粺九。鑿（音爲）糳。八侍御七。疏云。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糳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按御米則得二升一合。以其爲米之最精。故以名廩。文選注引月令章句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釋言廩、廯也。邢疏引孫炎云。廯藏穀鮮潔也。舍人云。廯少鮮也。按廯卽御廩也。此兼兩義。以其經導擇自然鮮少。治春尤精。故得鮮潔。漢惠帝紀注。應劭曰。擇米使正白。爲白粲。

十五年【經】鄭伯突出奔蔡。釋例謂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愚按此與衛獻公出異。經之所書。或仍其赴告。何者。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徒以脅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君之事。播於鄰國。則突之歸。其得失係于一身。非有義例。若臣逐君。而更深責被逐之君。豈扶陽抑陰之義哉。左氏義深于君父。而杜預自蠹之。

十六年【傳】壽子載其旌以先。春官司常。職殆旗物。省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官。樹之于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三者旌旗之細也。疏云。士喪禮。銘旌制亦如此。又大司馬注云。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疏

云若某官某姓某甲之名放此按壽子載旌即是彼注所稱徽識以表急子之名號故賊見其旌而壽子誤爲所殺

十七年【經】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據長歷是年冬十月庚午朔元史歷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

【傳】蔡人召蔡季于陳　杜預云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彙纂云蔡季非獻舞預誤合爲一人

十八年【傳】齊人殺彭生　杜預云不書非卿陳傳良曰杜氏說非是殺彭生不書嫌討賊也趙汸曰史既諱戕書薨則殺彭生必不復書

並后匹嫡兩政耦國　韓非說疑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嫡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二

莊公

元年【經】築王姬之館於外。杜預云。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按鄭以諒闇爲凶廬。預以諒闇爲心喪。子之於父母。從無心喪之文。若如預意。則不共戴天之讐可釋。三年不祭之服已除。參預嘉禮。本自無傷。但不忍純以吉禮。翻美莊公之得宜。悖亂莫甚焉。善乎穀梁之言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傳】絕不爲親禮也。文姜罪大。母子之義已絕。但子無出母之道。故春秋婉其文曰。孫于齊。釋言。遜、遜也。謂逃去。見姜之自絕。去氏焉以貶之。於是焉。莊公可以已矣。曰。此禮也。率義之謂禮。夫成乎其爲母子者。未有不稱氏也。故凱風曰母氏。汪口曰。莊公立而文姜出。蓋猶有畏懼羞惡之心焉。至于逾年。而無防閑責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無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册。凡以絕之也。（稟棟云。苑曰。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正與此同。）

爲外禮也。傳意言於外禮也。莊公之爲之非禮也。杜預言齊已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讐齊。此蠻獠殺父。以狗償母之智也。

三年【傳】疾之也。按傳疾之之義。雖不明言。然玩六年經云。王人救衞。又云。齊人來歸衞寶。則莊公釋仇。

而與之比肩從事。同惡相濟。桓公身爲簒弑。而成宋亂。莊公身自忘義。而助衞惡。由其躬行不韙。致茲披猖。傳發明經意。疾之者。疾莊公也。然左氏身是魯史。直指君惡。懼以危身。故仿佛其辭。與翬帥師語。同藉以含蓄耳。蓋前此築王姬之館。爲齊主昏。猶曰王命也。溺會齊師伐衞。孰使之乎。注家徒牽於前後之例。而昧是非之心。隱四年。翬帥師。曰疾之者。疾翬有無君之心。擅盜兵柄。爲簒弑之萌。非獨於帥師時貶也。終隱之世。翬不稱公子也。溺于莊公。初無疵戾。又會齊師伐衞。書法與翬不同。然則疾之之義。通計五年六年伐衞言之。其疾莊公顯矣。

四年【經】公及齊人狩于禚。　杜云。越境與齊微者狩。失禮。按莊公雖無人心。何爲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儼然與鄰國之君狩。然則人者齊侯也。莊公安之。而書者爲愧之。因而微之。

【傳】授師子焉。　傳言楚始用兵車也。考工記。兵車戈、殳、戟、矛四等。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卒於樠木之下。　管子地員篇。縣泉其地不乾。其木乃樠。漢書西域傳注。樠木心似松明。一統志。樠池在德安府應城縣治南。楚武王卒于樠木。卽此。一統志。樠山。在安陸府鍾祥縣東一里。

六年【經】齊人來歸衞俘。　公羊、穀梁、經、傳。皆作衞寶。左傳同。惟經言俘。疏云。說文保從人呆省聲。古文保不省。寶或作保。字與俘相似。故誤。惠云。李氏鏡銘。卽如日月世之保。保與寶同。周書顧命。陳寶赤刀。說文引作宋。按說文。宋、藏也。本寶之正字。胡安國曰。按尚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寶者釋辭。

【傳】必度於本末。　按度其本者。其人於義當立者也。度其末者。其人立後。能安固國家者也。後君噬齊。　說文。臍從肉齊聲。

八年【傳】我奚御哉。　言不女御也。詩傳。御、禦也。淮南時則訓注。御、止也。

十年【傳】彼竭我盈。　孫子軍爭篇。三軍可奪氣。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孫子之言。蓋本於此。

十一年【傳】臧孫達曰。　惠云。上載文仲之言。終錄哀伯之語。按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文仲爲哀伯之孫。世次不相及。且史官所載一時之言。無祖書名孫稱謚者。達當作辰。傳寫誤也。欽韓按。達字不誤。上文仲誤耳。始言宋之當興。尚不審其辭令之人。後知御說言宜爲君。則其時御說已立矣。文仲於此時尚幼小。若追論其事。不應不審御說之辭。又可知哀伯之言。亦非一時。傳括言之耳。伯氏瓶。殆歿於哀伯之先。故無謚。文仲以孫繼祖也。韓詩外傳以爲孔子語。

生搏之。　注云。不書獲萬。時未爲卿。按審其時不爲卿。則被獲贖歸。反以卿追賞其功乎。以卿賞之。而又斬之。無是理也。蓋史以敗其師爲重。故略萬不書。

十二年【經】及其大夫仇牧。　仇牧殉君之難。固聖人所必褒也。杜預獨以爲無善可褒。此彼時之議。高貴鄉公死。而王經族誅者也。具此汚見。欲注聖經難矣。

【傳】蕭叔大心。　顧炎武曰。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戴公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

有功。封於蕭。以爲附庸。今徐州府蕭縣是也。

十四年【傳】其氣燄以取之。惠氏辨燄本爲炎。按後漢書任光傳。光炎燭天地。可證古只作炎。故繩息嬀以語楚子。廣疋釋詁。繩、譽也。小爾疋作繩。蓋借繩爲繩耳。

縱弗能死。列女貞順傳。息君夫人自殺。

十七年【經】多麋。京房易傳。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麋陰類。故多麋。記其異。張華博物志。東陽縣多麋。百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田。不耕而獲。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

【傳】鄭不朝也。鄭玉曰。同盟于幽。在去年之十二月。纔踰月爾。安得便責其不朝。當是以事來聘。應對失詞。或禮慢而見執耳。按鄭既行或。身不自朝。而使一介來往。故傳以不朝言之。

十八年【經】三月日有食之。長歷三月。係癸未朔。按隋歷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歷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歷推之。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爲三。

【傳】王饗醴。饗當作享。聘禮。賓執圭致命。公受玉。賓出。擯者出請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乘皮。公受幣。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公出迎賓。宰夫實觶。以醴薦脯醢。公用束帛。庭實乘馬。其行禮之次第。獻酬之儀物如此。若諸侯朝王。其次序亦同。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三享。卽聘禮之加璧享。覲禮所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也。再祼。卽聘禮之禮賓也。前乎此者。致館致飧。後乎此者。致饔餼。致饗食。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

與。鄭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醴賓之時。不名爲饗。以其但有胾醢。無牲牢也。杜預云。王覲宰后。始則行饗禮。此目不見周禮禮經者也。

命之宥。　宥與侑同。此當饗食之節也。鹿鳴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掌客職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包疾病祭祀凶喪之事。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此明饗食皆有幣。聘禮注云。幣所用。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鄭以兩經但云致幣。不審多少之數。故據禮賓之時。惟束帛乘馬。勸飲食之幣。不然不能多于彼矣。若親饗食。則君自致之。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庭實設。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此酬侑之幣。親送于饗食賓之時也。皆賜玉五瑴馬三匹。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四亞之重賜無數。注。四謂乘馬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按加賜之物。則寶玉彝器之屬。此禮賓所用。非送爵相酬之玉幣也。禮器云。琥璜爵。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疏云。琥璜非爵名。經云琥璜爵。故知琥璜送爵也。諸侯于聘賓。惟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相酬也。今按上云命宥。此卽宥之儀也。亦當有幣。小行人職。琥以繡。璜以黼。言玉則幣可知。禮用乘馬。此惟三匹。亦非典也。

不言其來諱之也。　注。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按戎狄爲中國之患。故諱言其來。喜其捍禦

有素。故書追之。魯之疆埸猶能自保。若來而不知。侵而無備。則國非其國。杜預此解。同兒戲矣。此戎卽伐凡伯之戎也。水經注。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北。

十八年【傳】鬻拳葬諸夕室。夕室非地名。晏子雜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呂覽明理篇。常主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注云。夕室以喻悲人也。玩呂覽文。則死者之所爲夕室。

楚人以爲大閽。大閽。若漢之光祿勳也。百官公卿表。如淳引胡廣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故漢制。公卿將軍大夫以下。有罪被劾者。輒移光祿勳。禁止不得入殿門。古文苑。揚雄光祿勳箴。經兆宮室。畫爲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艮卦九三厲閽心。虞翻曰。艮爲閽。閽守門人。古閽作熏字。如虞義。則光祿勳之言閽審矣。杜預云。若城門校尉非也。

二十年【傳】取其寶器而還。紀年。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

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韓非五蠹篇。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

二十一年【傳】王以后之鞶鑑予之。杜云。鞶帶而以鑑爲飾。今西方羌胡猶然。按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高誘注。以大貝飾帶。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貝帶。蓋胡服或以貝飾之。未必以鏡爲飾也。鞶鑑自是二物。鄭解內則云。鞶小囊盛帨巾者。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曹瞞傳。操佻易。自佩小鞶囊。盛手巾細物。東觀漢記。詔賜鄧遵虎頭鞶囊。一鄭之詁經篤矣。孔穎達小子。曰不知書。輒肆譏評可恨。

二十二年【經】肆大眚。賈逵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按莊公尙不讐齊。何有讐其母。普天曠蕩。蒯夫人得同其例否。此晉武帝以調孫秀。非眞有其事。賈乃創之于前。徒見經文下。卽有葬文姜之事。強傅合之耳。

【傳】請以死告。呂覽贊能注。告、白也。漢書高紀注。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

未卜其夜。服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愼也。按飲酒有饗有燕。彤弓詩云。一朝饗之。所謂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也。燕禮。闇人爲燭。湛露詩厭厭夜飲。則燕固以火繼之。臣飲君。有饗而無燕。晏子雜篇。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上章云。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民。此又前期卜日之證也。

遇觀之否。杜云。六爻皆有變象。劉炫云。觀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爲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惠云。筮法有三爻。四爻變止占一爻者。觀之否。卽觀之六四也。否比之卦。劉氏之說是也。不然。左氏所占卦數處。當時豈皆一爻變者乎。二篇六十四卦。其中六爻有不變者。有升有降。有剛柔易位。杜未通易理。概言之曰。六爻皆有變象。非也。

二十三年【經】公如齊觀社。墨子明鬼篇。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當云稷社。稷卽穡下也。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又曰。王里國中里徼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詳彼文。則齊之社固著聞矣。

【傳】諸侯有王。請如終王之王。服云。有王朝于王。小行人職。諸侯入王。鄭司農云。入王。朝于王也。

二十四年【經】公如齊逆女。啖助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書者皆譏也。劉敞曰。譏以讐之子共宗廟也。杜預云。禮也。非大夫宗婦覿用幣。杜預云。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按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謂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通謂之外宗。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覿。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覿夫人。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者。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預鹵莽疏陋。欲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此等荒謬誕妄處。直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嬖孽六。亦載此事。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較傳語尤明。則注疏之謬。灼然矣。

二十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元史歷志。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

鼓用牲于社。地官牧人職。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即此所用牲不以牲也。

【傳】非常也。顧棟高云。正義謂以前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爲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即常月也。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爲首見。故

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年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按顧說是也。古歷本疏。杜預與大衍所推。未必悉合。經紀其鼓用牲。正以儆懼天變。發明經意。見常食不書鼓用牲。而此書之義。若以爲本非六月不當鼓用牲。則應言司歷之過。僅如杜預解。傳文爲不辭矣。非日月之眚不鼓。傳以此章亦上非常。恐學者誤會。故著此句。見亦之義。與上條自別。上云非常。見用牲伐鼓之故。此亦非常。見不必用牲伐鼓。

二十六年【傳】晉士蔿爲大司空。王制大國三卿。正義。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春秋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按晉宋于後。並著六卿之號。當獻公時。雖不審卽備六卿與否。要士蔿新有功。由大夫升爲卿。循其名則下卿也。加大字者。以晉別有司空主功役之事。秩是大夫。故以大別之。

二十八年【經】衞人敗績。杜預云。不地者。史失之。按不地者。齊聲罪致討也。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卽爲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

【傳】烝于齊姜。元和志。晉齊姜墓。在絳州正平縣南九里。太子申生之母。

小戎子。蓋後爲陸渾之戎。杜預云。允姓之戎子女也。按陸粲曰。據傳云。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爲一戎而子其姓也。

使俱曰。按此二五于言下。假設衆人夸美之詞。以聳動獻公。說士之常調如此。杜預謂獻公未決。驪姬

復使二五說之。則此三字于文爲不辭。且上文語氣亦不了。

而振萬焉。　詩簡兮箋。萬舞干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殷周各有萬舞。以象湯武之武功。商頌云。萬舞有奕。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下文夫人云。先君以是舞習戎備。則楚亦自制萬舞。振者。樂記注云。振鐸以爲節也。

二十九年【傳】有蜚爲災也。　羅願爾正翼。劉歆言食穀爲災者。未當蜚者。負盤臭蟲也。今負盤好以清旦集于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掇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燥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

三十年【經】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唐志大衍合朔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朔。殷歷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元歷志。今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三十二年【經】公子慶父如齊。　杜預云。慶父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劉敞曰。非也。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然則立閔公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眞告立君也。又何假焉。

【傳】從之閟。　說文。閟、閉門也。詩傳。閟、閉也。言閉門拒公。

割臂盟公。　淮南齊俗訓。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臂出血。列子釋文。引許愼注。契、刲臂出血。

講於梁氏。大宗伯職。凡祀大神。治其大禮。注。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又小宗伯職。肄儀爲位。注。肄、習也。若今時肄司徒府也。漢書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蓋長樂奉詔。率百官肄丞相府也。

閔公元年【傳】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詩出車箋云。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按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者。書之于簡。簡單札也。國有急難。不暇連簡爲策。單執簡往告。猶今之羽檄矣。魏志王凌傳注。凌遙謂太傅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敢不至耶。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是知倉卒便易。以簡施之。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言天祚太子。終有晉國。勸其且逃以待命。

辛廖占之。杜云。辛廖晉大夫。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于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服氏說、以爲畢萬在周。筮仕于晉也。魏世家。畢公高之後。

安而能殺。此言震之變坤也。虞氏逸象。坤爲安爲殺。杜預言震殺非也。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惠云。坤爲民。畢公高之子孫。始仕於晉。爲民之象。復其始者。比互坤。坤變成震。比爲復震爲侯。復其始之爲侯也。

二年【傳】乃縊。杜預云。季子推親親之恩。故略其罪不書殺。按杜預于公、穀、二家。一例刊落。獨此襲公羊之謬說。漢武帝責劉屈氂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又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

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檀弓曰。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然則慶父之罪。至夷宗。豈得推恩。使從容自謀乎。季友于是失刑。于是忘忠矣。春秋不書殺與卒者。內大惡諱也。有慶父爲元凶。國之恥也。季氏亡則魯不昌。　言與魯爲終始。然其事世家不載。春秋費爲季氏私邑。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能而後復來。則費君立國。卽在哀公孫越後矣。孟子有費惠公。趙岐云。小國之君。呂覽愼勢篇。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楚世家騶、費、郯、邳者。羅鷺也。此四國。頃襄王時尙存。蓋亦與魯同滅于楚。

衣之偏衣。　春官司服職。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按此所謂均服也。衣與裳同色。瞻彼洛矣箋。諸侯世子服韎韐之韠。爵弁服紂衣纁裳。則亦皆赤色。太子申生之服。當仿此。若非出兵。亦不用純色。故朝服緇衣素裳。玄端服之裳。天子諸侯以朱。上士以玄。中士以黃。下士前玄後黃。不嫌雜色。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彼非兵事。入廟不得純如兵服也。今太子出兵。乃用偏衣。上下異色。明非制也。

則佩之度。　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尨涼。　廣疋釋詁。涼、薄也。

玦離。　荀子大略篇。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白虎通諫諍篇。臣待放于郊。君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

尨奇無常。奇讀如奇耦之奇。續漢輿服志。祀宗廟諸祠。皆服袴。玄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也。戎事亦貴一心致愾于敵。故純赤。今以偏衣。則示無常也。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雜記注。帛引作白。按諸侯玄端服。用十五升布。爵弁用三十升布。皮弁玄端。皆以布爲衣。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今此衣制。蓋亦不殊。稍麤沽以示儉。蓋答布之類。冠本布。今以帛。猶諸麻冕而易以紵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三

僖公

元年【經】齊師、宋師、曹師、城刑。　並列三國。各著其勞也。春秋錄纖芥之善。諸侯能帥師以救鄰國之患。以師爲重。故不書爵。

【傳】爲已甚矣。　按夫家弱不能討。又哀姜爲僖公君母。無自討之理。然則討之誅之是也。桓公所以伯也。

二年【傳】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　服、杜、解皆非也。言虞國往日。因冀不道。興師伐之。冀之創君實使之。以見鄰國得相征伐。起己伐虢亦有故。

三年【傳】不曰旱。不爲災也。　得救災之道。後漢書黃瓊傳注。引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繡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請以身塞無狀也。

四年【經】及江人、黃人伐陳。　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轅濤塗。齊及之耳。按杜預乃因穀梁內師之說。然預何以知齊不行也。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服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高誘呂覽季春紀注。騭牛父牛也。騰馬父

馬也。皆將羣游。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管子侈靡篇。偕堯之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張世南游宦紀聞。牛走順風。馬走逆風。亦是一理。

五侯九伯　詩旄邱疏。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按太公卒後。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服虔如此解。故鄭駁之。是天子何異。何夾輔之有也。鄭說如此。按周禮八命作牧。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于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侯既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按孔穎達本不知鄭學。此傳疏雖引鄭說。乃有心排抑。文理不分明。故復錄之。彼貪常嗜瑣者。尋杜預注。甚易關記。宜其以鄭爲煩碎。不近俗情也。

以夾輔周室　儀禮既夕注。在左右曰夾。穆天子傳。左右夾佩。注。夾佩、左右兩佩。詩疏。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此言太公周公。分陝佐治也。夾亦通俠。檀弓上。則與賓主夾之也。釋文。夾本又作俠。哀十三年。公羊傳注。滕薛、俠穀而趨。

昭王南征而不復。　呂覽季夏紀。高誘注。引傳征下有沒字。唐石經旁添紀年。昭王十八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陟。漢梁敗。王及蔡公。抎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按振者。蓋出其屍也。劉恕通鑑外紀。昭王南巡狩。及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

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徼當作儌。佩觿。儌古堯翻。儌倖。徼古弔翻。循也。小道也。毛居正六經正誤。儌幸之儌從人。巡儌之儌从彳彳音斥。傳譌已久。不敢改也。

共其資糧屨屨。方言。屨屨、麤履也。孫愐引字書曰。草曰屨。麻曰屨。

攘公之羭。釋畜。夏羊牡羭。列子天瑞篇。老羭之爲猨也。張湛注。羭、牡羊也。玩繇意。言專聽生姦。其變乃至攘主人之羊。杜預謂。變乃除公之美。不辭甚矣。

一薰一蕕。沈括筆談。零陵香本名薰。古之蘭薰是也。又名薰。管子地員。其草魚腸與蕕。子虛賦。奄閭軒于張揖云。軒于蕕草也。生水中。

五年【經】杞伯姬來朝其子。杜預云。時子年在十歲左右。按曲禮。問國君之子。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春官典命職。適子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度必堪其事。年在冠婚而後可也。未有十歲幼童。得行朝義。預之此言。不知何據。

晉人執虞公。杜云。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按春秋之義。有見於彼而略於此者。於彼見一義。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衞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亡身虜。有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爲可恕也。刼賊殺人取財。而分貨於上。罪亦可免乎。

【傳】辛亥朔。日南至。隋志春秋緯命曆序。魯僖五年。壬子朔旦冬至。

遂登觀臺以望。尚書大傳。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注。惡皆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也。大雅靈臺疏。引服注。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鄭說。靈臺與辟雍同處。則魯之觀臺。亦在泮宮。玉藻。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公既視朔。遂登觀臺。袁準云。遂者。遂事之名。不必與太廟同處也。

君父之命不校。大戴禮用兵篇。子曰。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衞厥身。包氏論語注。校、報也。

輔車相依。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韓非十過篇。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虢。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義同小雅。淮南人閒訓云。如車之有輪。杜解迂謬。

脣亡齒寒。莊子胠篋篇。脣竭則齒寒。韓非存韓篇。脣亡則齒寒。亦爲趙策張孟談說韓、魏語。

藏於盟府。周書大聚解。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周官司約職。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注云。今俗語有鐵券丹書。此舊典之遺言。又司勳職。大功司勳藏其貳。注云。貳猶副也。功書藏于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按天府職。未見其事。

神必據我。詩傳。據、依也。

均服振振。續輿服志。宗廟諸祀。皆服袀玄。獨斷曰。袀紺繒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注。古文袗爲袀。鄭按袀。大字有誤。袗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此均服者。亦謂衣裳皆絳。注。無古文袗爲袀。

天策焞焞。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星。經策

星西入壁半度。去北辰四十二度。又云。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主章祝巫官也。傳所云天策者。蓋策星也。傳云。日在尾。月在策。日東月西。明策星在西方。杜預云。天策傳說星。疏謂天官書之文。考天官書。無此文也。宋史天文志云。左氏傳天策焞焞。卽傳說星也。乃是襲杜預之謬說。不足爲據。

七年【傳】知臣莫若君。　管子大匡。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洩氏、孔氏、子人氏。　洩氏。隱五年之洩駕。僖二十年之洩堵寇是也。孔氏二孔叔。子人氏。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名語者也。

八年【經】用致夫人。　鄭玉曰。夫人無姓氏。遂至紛紜。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穀梁以爲立妾之辭。而劉向以爲成風。又有以爲文姜。則權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爲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妾爲夫人。桓公伯主。必不脅人以妾爲妻。若謂成風。則僖公豈有爲父立妻之禮。成風旣非始嫁。又非祔主。安可致于廟。若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緣至此方祔。惟以爲哀姜。則庶幾近之。欽韓按左氏固信而有徵。然以此爲哀姜。竊有未安。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犯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入廟。其殺之者。齊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爲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配食先君。齊桓之心必不慊。僖公亦斷不爲。若使僖公忘國危之恥。而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固已並行。必不待八年之久。方憐其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妾媵無助祭之事。孫復春秋發微曰。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也。尊成風。謂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謂舅殺姑老。當傳家事于長婦。雖正適夫人。旣有嗣君。則宗廟之祭。

君與其嫡爲之。而母不與。成風胡爲而致于廟也。曰。喪禮所謂主人者。其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執喪推母爲主婦。則祭祀固推母爲主婦矣。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何也。宗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無服。賈公彥曰。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此亦準酌人情。逾七十之年。篤老不復堪奉籩豆耳。是成風之助祭無疑也。若公羊云。僖公本娶楚女爲夫人。乃無稽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齊。自桓以下娶于齊。皆擇明德舊族。其秩次班班可考。魯與楚素非婚姻。華夷之辨。見于魯頌。必不共奉宗廟。又齊與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卽嫁女於魯。齊肯以姑姊妹爲媵哉。此極易曉。俗情好異。不自見其睫耳。權皋之言。又無足辨也。漢武帝崩後。衞皇后以罪誅。不得配食。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好穀梁。其說已行。漢人制度。每循經術故事。亦其一端也。

【傳】則弗致也。　傳意言。哀姜四事俱無。一朝入廟爲非禮。杜預言。哀姜惟不薨于寢。故不得致。顯與傳違。僖公請葬但愍其暴棺。自然不反殯。豈得援嗣子卽位柩前之例。復正棺于兩楹之間。與君薨於外者比乎。若先已祔姑。又奚爲而致之。身潘被殺。魯國蒙恥。不赴同盟。又可知矣。杜何所置喙乎。

九年【傳】小白余。　釋詁。余、身也。郭璞云。今人亦自呼爲身。按魏志后妃傳。毛皇后父嘉封侯。語輒自謂侯身。南史孔覬之傳云。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庾悅傳。劉毅相問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是彼時並稱我爲身也。

以是貌諸孤。　呂忱字林。貌、小兒笑也。廣雅釋詁。貌、小也。

公家之利。　高誘曰。公家。公之朝也。

貞也。　韓非難三。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爲貞。

里克殺奚齊于次。　士喪禮注。次謂斬衰倚廬。又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疏。東方者。以中門內殯宮之哭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明廬在中門外。亦東方向殯。北戶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北。取鄉陰至既虞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戶也。按殯在路寢西階也。

荀息有焉。　杜預謂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按司馬文正傳家集。荀息論云。立婦以長正也。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元凱失左氏之意矣。

隰朋。　潛夫論。志氏族。隰氏姜姓。

十年【經】狄滅溫。　杜預云。滅而居其土地。按襄王以賜晉文公。狄固未嘗居之也。

【傳】殺里克以說。　杜預云。自解說不篡。按以說。謂示討惡之義。夷吾久在外。其入也。乘國之主。假援鄰好。何嫌於篡。而欲自解說。

夷吾無禮。　韋昭曰。惠公烝于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爲申生妃非也。按唐固之說。於無禮更切近。

若重問以召之。　聘禮。賓朝服問卿。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禮問本如此。

及七輿大夫。服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按韓非外儲。左苗賁皇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是輿者。大夫家卒乘之名。大司馬屬。有輿司馬。上士八人。服以爲輿帥是也。

十一年【傳】賜晉侯命。　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韋昭云。端委上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按未賜爵。卽謂未賜命者。小疋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正義云。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紱。不得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于正君。白虎通。世子受爵命。衣士服何嫌。不敢自專也。蓋成周之隆。天子統御。諸侯畏威。外諸侯雖得出國。猶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爲重輕也。又知賜命。以車服爲正事。其受玉者。乃將命之飾耳。杜預謂所賜命圭舛矣。

受玉惰。　玉人職。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疏引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爲證。則此受玉者。受琬圭也。知非命圭者。以玉人之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然則諸侯自始封以來。受諸天子。世世守之。惟朝覲執以見王。尚書大傳。諸侯執所受

圭朝于天子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故諸侯朝覲畢王還其玉是常禮也其尋常聘問亦別有玉典瑞職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聘義云已聘而還圭璋諸侯日相聘問既然還玉則諸侯于天子之玉亦還于事畢可知

而惰於受瑞　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升西楹西致命公當楣再拜是鄰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方受於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拜稽首可知也管語說惠公受瑞事云管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則其惰而不共甚矣瑞是玉之通稱典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故珍圭至琬圭鄭通解爲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韋昭等近見尚書五瑞之文見此傳有受瑞之語遂誤仞爲命圭周語襄王賜晉惠公命韋云命、瑞命也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也下賜管文公命則復解云命、命服也同是賜命而所解異辭緣外傳叙惠公但言受玉叙文公但云受冕服其實致玉時卽致冕服致冕服前亦送玉但所指各異舉一見二自可意會而韋氏猶滯於彼何怪乎杜預之淺學也

十二年【經】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爲三

【傳】晉氏之世祀也宜哉　注云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惠云史記管仲列傳曰子孫世祿于齊十餘世索隱按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豫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能涉能涉產微凡十代也

十四年【傳】公怒止之。傳言止則但留而不遣。明非絕昏也。此年曰止之。明年曰歸于鄫。兩事可發明。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高誘淮南注。皮盡則毛無所傅也。新序雜事二。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

十五年【傳】不書朔與日。長歷五月壬子朔。隋志劉孝孫推合癸未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八食限。差一閏。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

屬賈君焉。杜預云。獻公次妃。按傳云娶於賈無子。明始適夫人也。預何從知爲次妃。蓋誤仞龍驪姬爲夫人。遂謂獻公先無正室。

盡納羣公子。杜云。武獻之族。按獻公之子九人。申生之難被逐。晉語云。驪姬又譖二公子。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與武公無涉。

涉河侯車敗。劉炫以爲侯車秦伯之車。顧炎武云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詞。當依劉說。按此亦占詞也。秦伯筮之。既旅占以爲吉。而復有涉河侯車敗之語。故疑其不吉。而詰之也。秦伐晉。則秦當渡河。下文三敗及韓。韓是晉地。故晉侯曰。寇深。若謂秦方涉河。晉侯之車已敗。則前後事俱不相屬。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邵寶曰。千乘侯國之車數。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惠云。此與成十六年。其卦遇復。皆占七八爲夏商之易。狐者以蠱惑爲事。夷吾無禮。有雄狐之行。故云必其君也。齊詩有雄狐。謂襄公。

亂氣狡憤。淮南俶眞注。狡、少也。廣疋釋詁。狡、健也。古佼好之字。書俱混爲狡。月令養壯佼。詩狡童。傳昭公有壯狡之志。正義孫毓云。此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樂記注引此傳。作血氣狡憤。此狡宜作交。釋文。狡本又作交。疏云。言馬之血氣狡作憤怒也。疏亦作交字解。傳刻誤也。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大司馬職。中夏教茇舍。注。茇舍草止也。詩傳。茇、草舍也。正義。草中止舍。故云茇舍。字當从草。尉繚子武議篇。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此茇舍之事也。說苑尊賢篇。削迹拔樹以從。亦謂舍於樹下也。

使以免服衰絰逆。問喪篇。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注。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又士喪禮注。至小斂變服。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此穆姬之服。當如喪服。女子子適人。爲昆弟之爲父後者齊衰期。惠公師喪身虜。雖未卽死。而同於死。凡喪禮。更事須致哀。則問。故雜記從柩及哭。並免。此聞晉侯將至。當袒而哭。故以免也。玉藻注。免悲哀哭踊之時也。宋程泰之謂免如免冠之免。反以鄭義爲非。不知於此傳作何解也。妄矣。

曰。上天降災。至裁之。疏云。此下至惟君裁之。左傳本無此。後人妄增耳。按釋文亦言。古本無此四十七字。然列女傳敍穆姬。並從傳文。有此語。孔陸之本。偶爾褫奪耳。

晉於是乎作州兵。案周官。兵器本鄉師所掌。州共賓器而已。今更令作之也。惠云。州兵、猶魯之作丘甲也。

遇歸妹之睽。此占亦只就歸妹上爻變成睽象。與觀之否同。服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用兵刺羊之象。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受水。故坎責之。澤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離爲火。爲日。奏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嬴敗姬。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輹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旂離之震。故火焚其旂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坎爲寇。爲弓。故曰寇張之弧。按服之言象。略與虞翻同。眞能變而通之者。橫爲空疏寡學之徒排退。故復錄之。六爲宗廟。指歸妹上六。故云。木遇金而敗於宗丘。

此一役也。服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按當從服解。杜預云。還惠公。復可當一事之功。曲戾費解。呂甥對秦伯。必不出此。

饋七牢焉。周禮掌客職。侯伯饔飧七年。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白孔六帖。引三蒼云。鷁鳥高飛似雁。目相擊而孕。吐而生子。其色蒼白。徐鍇繫傳一曰。鷁一身九頭。

【傳】今茲魯多大喪。惠云。呂覽任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此與襄二十八年。今茲宋鄭其饑乎。茲皆當訓爲年。

十七年【傳】以爲太子。韓非難三。人有設桓公隱者。桓公不能射。管仲射曰。三難君老而晚立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蓋卽此事。

雍巫。杜預云。卽易牙。按史記集解。賈逵亦以爲易牙爲雍巫。索隱曰。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韓欽按管子小稱篇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棠巫、公子開方。又呂覽知接篇。桓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如二書所言。棠巫常之巫。與此雍巫。決是一人。又有從中出之事。其有寵于衞共姬信矣。傳于寺人貂上。脫易牙耳。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長曆十二月乙亥九日。辛巳十五日。按禮殯於日出時。言夜殯。明其非常。晏子諫上。桓公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

十八年【經】邢人、狄人、伐衞。杜云。史異辭。傳無義例。趙鵬飛曰。狄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鄫人。蓋不可曰吳鄫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狄與邢伐衞。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侵衞。則復書狄而已。按穀梁善狄救齊。又能伐衞。進而稱人。此最不通。春秋之書。顧以褒狄爲務哉。胡安國復竊其說。無是非之心者也。

【傳】無以鑄兵。說苑指武篇。楚劍利。倡優拙。

二十一年【經】執宋公以伐宋。杜預云。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按宋襄雖寡德。中夏之上公也。

楚雖強大。荊山之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爲禮樂之邦。羞俾強梁之志。遏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之執宋。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所可從也。杜預於大義全然憒憒。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經曰。使則有使之者矣。使之者。非楚子乎。吳澄曰。稱使則知爲楚子矣。既是來魯。豈有不稱君命。而私交乎。杜預謂不稱君命行禮。故曰楚人。此闞鼠穴而昧康莊也。經不言楚子者。亦惡楚也。蠻夷得志。矜夸上國。由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

【傳】修城郭。服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爲守備。按民艱于食。故修土功。給其稍食。亦救荒之策。若宋史趙抃於越洲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是也。

二十二年【傳】見被髮而祭於野者。野祭亦非禮。蜀志諸葛亮初亡。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陸等上表曰。烝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周禮大祝職九祭。二曰衍祭。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又男巫望祀望衍。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封禪書注。李奇曰。山阪曰衍。索隱引李奇曰。三輔謂山阪間爲衍也。是野祭卽古之衍祭。漢書武帝紀。止禁巫祠道中。

大司馬固諫。顧炎武曰。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詞以諫。按子魚爲左師。不爲大司馬。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是此大司馬固矣。顧失之。

司馬曰。卽大司馬固省文耳。杜預謂子魚又非也。

門官殲焉。門官卽門子也。卿大夫之子弟衞公若唐之三衞矣。襄九年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鼓儳可也。廣雅釋詁儳疾也。周語戎狄冒沒輕儳。注儳進退上下無列也。

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傅選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狄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韓欽按春秋交質之字並同置音。士相見禮凡敵者再拜送贄卑者奠贄再拜不親授若始見於君執贄至下容彌蹙所謂委質者委贄於庭不敢送於君前也。聘禮賓覿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門右東上奠幣皆是奠諸地杜以質爲形體委爲屈膝於典制毫無所知鄙倍甚矣。

杞夷也。杞自同夷不勤職貢故天子黜以夷狄之爵。劉敞曰天子貶之也。杜預謂仲尼貶之此何異何休之進滕侯薛侯以其朝魯乎。

不然則否。按此謂未同盟之人本以審其名故不赴名不書也若已同盟雖不赴名策書固已悉之書其名無不審之患攷經中則有未同盟而書名無同盟而不書名者杜解此句謂同盟而不同名告顯違傳例貽誤後學。

公子安之。晉世家重耳留齊凡五歲。

浴薄而觀之。姚寬西溪叢語云聞晉公子駢脅欲觀絕句其裸浴絕句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傳意不作薄近之義月令具曲植籧篨注曲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曲自關而西謂之薄漢書

賈誼傳。帷薄不修。皆此薄字。淮南道應訓。高誘注。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而觀之。此則垂簾薄以微窺。與闖然迫觀者。較近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明。釋文亦謂國語云。薄、簾也。杜與韋昭同解爲迫近。非也。

其波及晉國者。　韋昭國語注。波、流也。按波與裨聲同。裨、益也。

辟君三舍。　呂覽不廣篇。注軍行三十里爲一舍。穆天子傳五舍至于重壁之臺。注三十里爲舍也。

奉匜沃盥。　韋昭國語注。婚禮。嫡入於室。媵御奉匜盥。按昏禮無此文。蓋漢禮也。少牢禮。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乃沃尸盥於槃上。士虞禮注。槃以盛棄水。爲淺汙人也。然後知沃盥之次。匜水錯於槃中。執匜者。以匜口沃盥者之手。瀉水受以槃。沃畢乃授以巾。

既而揮之。　郭璞爾疋注。揮振去水。特牲禮注。尸尊不就洗。又不揮。疏云。有巾。故不揮也。此公子揮者。蓋未授巾也。攷鄉飲酒禮云。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云。沃洗者。主人之羣吏。然則公子洗爵。亦自有御者。沃洗本非懷嬴事。不得嫌其不授巾。自揮手使乾也。

公降一級而辭焉。　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與也。注。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非敵。賓必降拜。公必降辭也。辭者辭其降拜。非辭其稽首。杜云。辭公子稽首。發言無不謬也。

二十四年【經】天王出居于鄭。公羊言不孝。杜預反之。故謂其蔽于匹夫之孝。自絕于周。然傳歷著富辰之諫。見其喜怒無常。動作失度。女禍作于內。寇戎興于外。職其自取。書曰出居。見萬乘之主。失據非常。自詒殃咎。非謂蔽于匹夫之孝也。先后如何之語。乃其飾詞。當時襄王力能殺帶乎。

【傳】女中宿至。釋文云。或無至字。按韓非書無至字。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管子小匡篇。桓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

晉侯之豎頭須。韓詩外傳。十里鬼須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

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按以盾爲嫡子固然。以叔隗爲內子。則姬氏之意。特欲相推。而未必遂其事耳。宣二年。趙盾稱趙姬爲君姬氏。則固以趙姬爲嫡母矣。

公子士洩堵俞彌。殿本考證云。俗本讀作公子士洩。非。

狄固貪惏。楚辭王逸竟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惏。一切經音義。婪又作啉、惏、二形。按賈子新書傳職篇。飢而惏。方言。晉、魏、河內之北。謂揪曰殘。楚謂之貪。揪卽惏。

王御士將禦之。周官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御士蓋卽虎士。若如杜預云。十二人之御士。禦狄何益。又周禮本無御士之官。杜所指。蓋太僕屬。有御僕下士十二人爾。

好聚鷸冠。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鷸。續漢輿服志。有建華冠。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子臧鷸冠是

也。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鉥。說文。鉥長鍼也。非此。淮南道應訓。去其瞀而載之木。注云。知天文者冠鶩。按木爲述之脫字。鶩又鷸之誤也。史記趙武靈王欲胡服曰。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亦述之借。鷸述同聲。故省文耳。陸佃埤雅。鷸一名述。似燕。知天將雨之鳥也。或謂之翡翠。子臧之病。在好聚。不爲非法之服。

有喪拜焉。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諸侯拜賓之法。知宋爲二王後。得以賓禮待之。嗣天子亦拜之也。

省視官具于氾。周官掌客職。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史記魯仲連傳。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四

僖公

二十五年【經】楚人圍陳。杜預云。子玉稱人從告。按此亦賤楚而略其辭耳。至桓文之伯歇。楚曰駸駸。志陵上國。聖人亦不能不隨時事而詳其名位。春秋之法。大易消長之機也。

公會衞子莒慶。孫覺曰。衞侯稱子。衞文公卒未踰年也。惠云。杜預既葬除喪之邪說。於此而窮。故作遁詞。按預以傳言。修衞文公之好。故借云述父之志。夫述父之志。美事也。何以反稱子。則云降名書子以善之。以降名爲善。則杞、滕之降爵爲子。寧是有善可稱。其支吾閃屍。不過欲護其短喪之說耳。按白虎通云。父歿稱子某者。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以上公羊家義。又曲禮疏。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是三傳諸家。均無既葬除喪之事也。

【傳】王享醴。釋文石經。並作此享。享醴爲初見時事。非食饗也。大行人司儀。及聘禮。本分明。後人因杜注混解。俗本遂改享爲饗。

請隧。喪大記。凡封用綍。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禮。惟天子葬有隧。檀弓云。公室視豐碑。注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綍繞。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如鄭此注。則天子亦用綍。縣窆也。按周官遂人職。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師職。及窆抱磨。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按磨卽鹿盧也。玩周禮。亦是縣窆無隧道。故賈疏于遂人鄉師下。並云陳役者。天子亦六綍四碑。背碑挽引而下。蓋秦漢始有羨道。賈逵準時事言之。鄭注喪大記。偶用賈說耳。韋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有六鄉六隧。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然魯人三郊三遂。非無遂也。蓋不得六隧耳。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韓非外儲說。趙衰作箕。鄭挈壺飧而從。劉炫于此傳。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屬下讀。

二十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　按自有乞師之役。中國且假命於蠻夷。而楚乃儼然圖伯矣。春秋著之。爲履霜堅冰之戒。孫復曰。書者。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

【傳】室如縣罄。　服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桷無覆。按國語作罄。韋昭解與服孔同。又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罄于甸人。鄭云。縣縊殺之曰罄。以其縣而死曰罄。與此縣罄義正合。以其不臣也。　注言其不臣事周室。按楚已僭號。豈復有尊周之心。此云不臣者。以齊宋不肯尊事楚耳。又何祀焉。　此夔之對楚失辭也。禮惟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王制疏。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

因先代之後以封之。左傳宋祖帝乙是也。欽韓按二王後。不祖始封之君。以封國之義。原爲主先代之祀。若以始封之君爲祖。則五世後王者之祀仍絕。故不爲始封之君廟也。若諸侯之支庶而有別封者。則同別子爲祖之義無疑也。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以夔之熊摯論之。雖居嫡長而不傳重。則義同支庶。身不得以熊翔爲禰。其子亦不得以熊翔爲祖也。喪服傳又云。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以夔論之。熊摯本公子。又是始封。則夔之後世。固世世以熊摯爲祖矣。于禮既不得旁祖楚之祖。又不當捨夔自立之祖。則夔之不祀祝融熊繹。又何責焉。劉敞曰。楚祖鬻融。夔祖能摯。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子可謂若于義矣。是前人亦有見及此者。然夔之對楚反作懟辭。不能正誼引古以折之。蓋禮教廢絕。僻于荒慢。雖承其制。而莫能言其故矣。

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齊世家。孝公卒。弟潘。因衞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杜預云。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按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預既謂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歟。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同貶者。四國之君。雜然從夷圍中國。其貶自見。

公會諸侯盟于宋。亦惡楚而不欲斥之也。張洽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薄。于宋。皆楚子爲會主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待考而後見。春秋之微婉。蓋可見矣。

【傳】貫三人耳。說文。朕、軍法以矢貫耳也。漢書游俠傳。原涉肉袒自縛。箭貫耳。演繁露司馬法曰。小罪朕中罪刖。大罰劓。

其不能以入矣。言決其敗死。不復再入國門也。孔穎達謂必不能入前敵。非也。

作執秩以正其官。韓非南面篇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

一戰而霸。管子幼官篇。至善不戰。其次一之。

二十八年【經】刺之。說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

楚師敗績。杜預云。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按子玉所將卽楚師。陳、蔡、以偏卒屬。故總言楚耳。楚能恥敗。晉獨不能夸勝乎。觀其解經。如小兒弄脣舌。無不可嗤笑者。

【傳】稱舍于墓。周官墓大夫職。令國人族葬。注。古者萬民墓地同處。按史記田單守卽墨。亦用發墓之事。以激怒其衆。知戰國猶族葬也。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曹風侯人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且曰獻狀。杜預言。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非也。按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注。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觀狀卽觀駢脅之狀。責其罪。猶今之供罪也。惠云。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其觀狀。以示非報惡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邵寶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陌猶阡陌

之陌。三陌。蓋踊躍之度。欽韓按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呂覽適威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使之鉤百而少及焉。司馬彪莊子注。以百爲百反。非也。鉤百卽阡陌之陌。猶諸盤馬蟻封。以此爲巧耳。

殺顚頡以徇于師。　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于是合諸侯大夫于侍于宮。顚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遂斷顚頡之脊以徇。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顚頡之有寵也。斷以徇。況于我乎。

其衆素飽。　廣疋釋詁。素、本也。字林。素、昔也。

作王宮于踐土。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注。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鄭此注。約巾車及司服文言之。以侯氏中有同姓異姓。及公侯伯子男之異也。此大輅之服。則金路袞冕。知袞冕者。以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注。褒衣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晉是侯七命。本應鷩冕。今王所賜。固在鷩冕之上。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謂侯伯亦有服袞者。皆是加賜。非制也。孔疏謂文公所賜是鷩冕服。非也。以晉侯有武功。兼賜戎輅。則革路韋弁服也。車輅之制。略見於續漢輿服志焉。

受策以出。　蔡邕獨斷。策長二尺。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按古制大略亦如此。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

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是尋常覲錫。皆有命書。今命晉侯爲方伯。則有加策可知。凡辭卽內史讀之。

出入三覲。　邵寶曰。始見而見一覲也。已去而辭二覲也。享醴受策三覲也。按邵說非也。當獻楚俘之時。則覲禮裨冕墨車以朝。一也。受策之後。拜命于王。二也。聘禮食饗之後。拜禮于朝。三也。其三享卽在始覲。又天子親饗。意在待賓。不主於覲。皆不與焉。受策又于館。不于朝也。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　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飾也。按獨斷云。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帶。文選西京賦敍車馬事云。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駁。戴翠冒。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爍。薛綜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璿弁卽金鍐在髦前。故云又髦。後漢書續志注。徐廣曰。金爲馬又髦。刊本誤爲文。宋書禮志。金爲又髦。插以翟尾。蓋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宋史輿服志。玉輅六馬。有銅面。插雕羽擎纓。漢人學有師承。知瓊弁玉纓爲馬飾。證據多矣。杜預陋學。乃至附會皮弁耶。

風于澤。　鄭注。賚誓。馬牛其風。風走逸。王鳴盛後案曰。牝牡相誘爲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

亡大旆之左旃。　疏謂左軍之旃非也。車攻傳云。褐纏旃以爲門。大司馬職。以旌爲左右和之門。以敍和出。注云。軍門曰和。立兩旌以爲之敍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大旆乃軍中所建。今之坐纛旗。漢以後所云建牙也。以大旆爲表。則所謂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也。別以旃旁敍左右。今亡其左旃。還對中所樹表言

之。故曰。亡大旆之左旃。

寧武子爲輔。　爲衞侯相。禮文王世子注。輔、相也。疏謂輔鍼莊子非也。

士榮爲大士。　晏子內篇。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此大士當音泰。

且使王狩。　杜預云。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按晉侯朝王之意。以爲朝於京師。不過述職之常。不足以聳動諸侯。故欲假王靈以儆方岳。且省王駕秣之費耳。豈謂強大自嫌。如王敦、桓溫。引兵入都。人情震駭之比乎。果令晉侯有辟嫌之心。王有畏偪之勢。則仲尼不僅謂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解經。苟非市儈鬼黠之談。則亂世塵雜之心。疑誤後學多矣。古者延飲賓。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曰。臨卬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幷召令。賈誼傳。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呂覽分職篇。今召客者酒酣。注。召、請也。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淺學之徒。但知君命召之召耳。

二十九年【傳】問之而信。　列子黃帝篇。今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張湛注。引此傳介葛盧事。

三十年【經】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杜預於元咺復歸。言憾人與元咺。此既被殺。又云。非國人所與。前後自相矛盾。由其胸中無是非之心。望文起義耳。若春秋之義。書元咺之復歸。惡之也。衞殺其大夫元咺。當其罪也。何者。衞侯得罪於伯主。恇懼出奔。國非其國矣。賴元咺輔叔武。彌縫其闕而復歸。歸而枉殺叔武。咺之義。不可立于汙君之朝矣。計惟竄身他國。沒齒不言衞事。豈非卷懷退藏之道哉。識不及此。乃

悍然訟其君。若賈首之讎焉。逐一君復立一君。國之大命。在其掌握。君之廢置。殆如奕棋。徒知世之晏然無虞。不料義之不可而反人者。人亦將反已也。身被屠戮不亦宜乎。公子瑕塊然人生無立國之材。因人之安危以爲禍福。元咺殺也。則亦及之而已矣。不稱君。衞侯反國。莫敢指之爲君也。

晉人、秦人圍鄭。杜預云。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惠云。傳明言晉侯、秦伯。高閌曰。曷爲人之。非伯討也。家鉉翁曰。蓋翟泉之會不至。是以疑其貳于楚。去年會溫朝王。今一不預盟。卽加之兵。春秋是以貶秦伯。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舍之徑歸。故俱貶而人之。

【傳】有昌歜。顧炎武曰。歜字誤。玉篇作歡。徂敢切。菖蒲菹也。韓欽按釋文作歜。疏亦疑之。引說文云。歜、盛氣怒也。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其所由。按玉篇歡、子合才六二切。鳴歡也。又徂敢切。昌蒲菹也。是歡爲菖菹。亦非正文。鳴歡之字。乃是歡耳。呂覽任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注。菖、菖蒲水草也。陳藏器本草。白菖。卽今之溪蓀也。一名昌陽。生水畔。人亦呼爲菖蒲。御覽九百九十九說苑曰。文王好食昌本菹。按韓非子難四。文王嗜昌蒲菹。

白黑形鹽。周禮。籩人朝事之籩。白黑形鹽。注。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此朝事。謂二祼後。尸八王初獻。后亞獻。所薦之籩饗賓。無朝踐之名。以少牢饋食。下篇準之。上三獻後。尸出。復出迎尸。主人酌獻尸。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注云。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亦豐大夫之禮。然饗賓先用饋食之豆籩。至獻酬畢。復用朝事之豆籩。優賓如特牲少牢之次爾。熬稻熬黍。蓋八珍中之二也。內則。淳熬煎醢

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注淳、沃也。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蓋黍飯亦熬。亦沃膏。不可並名淳熬。故異稱曰淳母。知白黑二籩。即其物者。若使空是稻黍。應八簠簋爲饌。不當在籩列。又以薦尸享賓。必是滋味之美。且此稻黍。鄭注儀禮。並云熬者。知是淳熬、淳母也。其形鹽。則鹽人職云。其賓客。自有明文。

三十一年【經】酒三望。　大宗伯疏。異義。按古尚書。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文天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鄭義。則謂六宗無山川。據虞書。六宗言禋。山川言望。按大司樂云。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歟。鄭意以四望配四方。故言嶽瀆之等。又以大宗伯天神言祀。地祇言祭。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故復言司中司命等。然下文有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四望非山川明矣。舊唐書禮儀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通典。開元二十年夏至。曰。祭皇地祇於方丘。岳鎮、海瀆、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于內壝之外。各依方面。是天神之類。附于祀天。地祇之屬。附于祭地。古今不相紊也。此三望。蓋日月星矣。

三十二年【經】衞人及狄盟。　杜預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按狄既處中國。自有土地。其所攜毳幕。能虛空安

置乎。不地者。史偶夫之。

【傳】將殯於曲沃。杜預云。殯、窆棺也。按窆是葬下棺之名。殯則菆塗西階。釋文。窆一本作塗。塗字是也。禮殯于路寢。而葬時朝廟。曲沃宗廟所在。就彼殯之。以便朝廟。元和志晉文公墓在絳州絳縣東二十里。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若出師時。示以所爲之事。則鄭亦自有間諜傳告。若患其漏洩。勞師于不知所往。則軍士必將怨潰。管子制分篇。妄行則羣卒困。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出師千里。必有爭鬬。所過之處。大國不敢犯。小國不足貪。則鄭亦自知敵意在我也。元和志鳳翔府東至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東都東至鄭州二百八十里。管子制分篇。小征千里。徧知之。

召孟明、西乞、白乙。呂覽悔過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誘曰。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按公穀、傳皆云。百里奚與蹇叔哭其子。疏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夏后皋之墓也。紀年。帝昊一作皋。在位三年。子發在位七年。子癸一名桀。通鑑外紀。孔甲崩。其子皋立。在位十有一年。文王之所避風雨也。通典。文王避風雨處。卽東崤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漢時移道于嶔崟山南。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道。卽復春秋時舊路也。元和志二崤山。又名嶔崟山。在河南府永寧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不

異東嶠。明一統志。在水寧縣北六十里。

三十三年【經】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惠云。君帥師而以賤者告。無是理也。按杜預欲異于公、穀、兩家之妄坐晉罪。而不得其理也。陸淳春秋微旨云。淳問于師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晉爲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若不能救。則先父之業墜矣。故聖人爲之諱。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

【傳】無禮則脫。脫當爲倪。淮南本經訓。其行倪而順情。注。倪、簡易也。晏子內篇。其動作倪順而不逆。魏志王粲傳。體弱通倪。裴松之曰。通倪者。簡易也。脫乃倪之假借。史記禮書。凡禮始乎脫。荀子禮論。又訛下脫。

以乘韋先。猶聘禮之乘皮。

且使遽告于鄭。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委馬。注。今之郵驛也。後漢書續與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呂覽悔過篇。遽使奚施歸告淮南人間訓。作蹇他。注云。弦高之黨。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脯資當爲斧資。旅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九家易曰。資財也。王弼曰。斧所以斫除荊棘。以安其舍者。故以此爲客館所須。下言餼牽。此不當及脯也。

必伐秦師。說苑敬愼篇。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蓋指此事。爲秦、

晉、搆兵之禍。

晉於是始墨。　杜預云。後遂常以爲俗。顧炎武曰。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衰。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禮甚矣。按晉于是始墨者。謂自後喪葬。遇有兵戎盟會之事。遂援此以墨衰從事。非謂居常不用衰麻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故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晉雖失禮。不至如杜預所說也。顧說矣之。

秦伯素服郊次。　司服職。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大司馬職。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卽引此傳。按郊次。出舍于郊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不置孟明出師之役。爲已之過。

卻缺獲白狄子。　杜預云。西河郡有白部胡。此漢末白波賊之遺。波部聲轉耳。史記灌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苻堅亦謂鮮卑爲白虜。金蠻苗亦有以白黑名者。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以一命命卻缺爲卿。　王制。大國下卿再命。典命職。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此云一命爲卿者。蓋以士秩試守也。漢制太守二千石。亦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任之者。

亦未有軍行。　以五軍帥見有人故。

公如齊朝。　家鉉翁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父來。乃躬報謝。不加貶而義自見矣。按傳文雖不著是非。然連類觀之。自足曉人。施元之注蘇詩載蘇公答張嘉父問春秋學云。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

之繩束中。乃近法家者流。惟丘明識其用。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蘇子誠知言哉。

葬僖公。緩作主。　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爲一句。

卒哭而祔。　士哭禮下篇。卒哭明曰。以其班祔。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祔、卒哭之明曰祭名。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之哭。爲朝夕之限。以孝子思慕之心無窮。而一時之序已過。若復終日泣血。恐其不能勝喪也。杜預既創免喪之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天子諸侯。於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周公之經。獨爲士庶人設。忍矣哉。

特祀于主。　士虞禮。注。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疏云。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祔于廟。祔已復于寢。如祫祭訖。主反廟相似。故引爲證也。服注云。特祀于主。謂在寢。若然。惟祔祭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自然在寢祭之。按曲禮疏。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謂在殯處。至小祥。作栗主八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檀弓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繫之于虞。謂之虞主。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按孔穎達。欲調停兩家之說。然公羊義非也。檀弓云。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又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

禮。至卒哭後。始鬼神祭之。則知卒哭方作主。有主以象之。祭事方成。故曰成事。虞祭之時。通不用主。何得云。虞而作主乎。又左氏之義。本無二主。桑主栗主。出于公羊、穀梁、二家。蓋以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以祔時不同。主亦不了。沿誤謂祔練。遂有二主耳。又推左氏特祀于主之義。則祔祭之後。三年喪未畢。並在正寢。而鄭注虞禮云。練而後遷廟。崔靈恩以此義入三禮義宗。孔、賈、並援穀梁爲證。然楊士勛疏云。此雖爲練作主。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卽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是說穀梁者。不以傳義爲然。何休公羊注。但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初不言栗主便入廟。則公、穀、二家。與此傳亦無乖也。

烝嘗禘于廟。　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俟吉也。又曾子問云。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然則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修時享可知矣。通典。禮十二。或廢祭議。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其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議云。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于死者無服則祭也。鈌韓按服其服。所以稱其情也。孔子曰。緦不祭。口口口口緦之喪至輕也。祭其祖禰至重也。猶不許飾情而從吉。三年之喪。雖服有變除。然哀毀未復。衰絰未除。何能改莊敬之容。被弁冕之服。忘新哀而修舊禋乎。故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爲祖禰措思也。實生

者所不堪爲也。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其速。公穀二傳。譏其未畢三年而吉祭。此天下之通義。愚不肖所共知。杜預獨創反常之說。于此傳云。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夫宗廟常祀。非吉祭乎。孔穎達從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喪三年不祭。勉強敷衍。而引杜預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必與春秋同。將從來經傳。一概抹殺。獨奉杜預爲金科玉律。其毒流于來茲。宋儒遂漫然白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然杜預事事與左氏乖違。預乃左氏之罪人。麤人不曾反覆熟玩。并反脣左氏陋矣。觀服虔之解。則眞左氏先師之旨。夫亦可恍然悟矣。賈逵義與服同。

文公元年

【經】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元曆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今曆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宋史曆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杜預云。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按禮無天子使大夫會葬之事。高閌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惟有弔賵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

【傳】君之齒未也。　韓非內儲說下。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當。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當。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此與子上之言相類。而春秋列國。父子之端。每由于此。

役夫。管子輕重。已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列子周穆王篇。有老役夫。筋力竭矣。晝則呻呼而爲僕虜。

環列之尹。若漢之衞尉矣。唐六典。十二衞大將軍掌統領宮庭警衞之法令。後人謂之環衞官。

始聘焉。禮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殷中也。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按君卽位。鄰國有來朝聘于我。我國亦朝聘于鄰國。兼彼我二義也。

二年【經】秦師敗績。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爲政。則孟明實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略而詳。故孟明晦于前。西乞著于後。不緣貴賤也。若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宜申、詎是天子所命。疏又謂備卿禮乃成爲卿。秦之卿禮不備。故孟明雖執政。而不成卿禮。究其不成卿禮之由。於預無由知之。孔之迷惑。豈不可憐。

丁丑作僖公主。此所謂緩作主也。杜謂曰。十二公作主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有所譏也。及晉處父盟。傳有明文。杜預之言。啁嘲無倫。胡安國曰。去處父之族。非特爲魯諱。實責晉也。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于秦自若。非尊秦也。

【傳】禽之以從公乘。按瞫既斬囚。囚有逃逸。復追禽之。仍追從公車。言其趫疾也。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書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用大匡。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周書寶典解。死勇于武。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言始之黜人。謂我屈于上之不知也。今死而不義。則其見黜也宜。彼黜之者。眞知我矣。

書士穀堪其事也。　杜預謂士穀非卿。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按莊六年。士蔿爲大司空。杜云卿官。此言司空。猶宋之大司馬。大司寇。亦單稱司馬、司寇。魯孟孫爲司空。于當時皆爲卿官。非一矣。晉之法。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六年夷之嵬。將使士穀將中軍。使士穀素非卿。何能越次爲中軍帥。傳言堪其事者。發士穀見于經之故。亦對上處父盟言。其事與處父異也。杜橫加臆說以誣傳。

文武不先不窋。　此皆論合食時位次。鄭注活制云。夏無太祖廟。疏引禮緯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禹不先鯀者。鯀親未盡也。親盡。則鯀不在禘祫之列矣。此唐仲子陵之議。般以契爲祖。湯固不先。周以后稷爲祖。不窋以下。皆在合食之列。故文武不得而先之。疏於此憒憒。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宋二王之後。不以始封之君爲祖。故祖帝乙也。鄭始封在畿內。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見夏官祭僕職。鄭因此有厲王之廟。相沿失之。

廢六關。　惠云。廢、家語作置。王肅曰。六關關名。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去其有聲。廢其無聲。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

妾織蒲。　史記公儀休傳。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作虛器。　王肅曰。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宜畜。故曰虛器。按天子諸侯。有大貞立君遷國之事。故須寶龜。大夫常事無所用也。故曰虛器。說苑權謀篇。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此其事虛誣。可證文仲時有此龜。遂爲臧氏世守也。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時之禮。愚按傳祇言納幣禮耳。主爲經發凡。不專指文公事也。文公之得失。人自推究可知。故不復言。劉敞譏左氏以喪娶爲禮。卻是冒昧。杜預謂諒闇既終。又大謬也。顧炎武曰。卽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

三年【經】秦人伐晉。　此惡秦也。杜預言。晉以微者告。則此魯史。又據晉告。而不取于秦之夸耀耶。前後牴牾。其辭如鬼。

四年【經】夫人風氏薨。　啖助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事。所謂屬辭此事也。

【傳】爲賦湛露及彤弓。　按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天子當陽。　董子天辨人在篇。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諸侯敵王所愾。　愾、說文引作鎎。怒戰也。

六年【經】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玉藻疏。天子告朔于明堂。其朝享從祖廟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之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又云。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卽論語云。告朔之餼羊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按彼疏比此處爲詳明。故錄之。

【傳】治雩洿。　說文。洿、濁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蒼云。停水曰洿。按水停則濁。敗致民疾。管子水地云。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又禁藏云。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滋毒也。蓋水火養民。古人治政之所急。疏以爲政之洿穢。理治改正。錯會杜意。所謂郢書燕說者矣。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秦本紀。武公二十年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按穆公武公之弟。德公之子。其殉葬已歷二世矣。

使來遣喪之禮以行。　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造遣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按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棺從人。君出竟有喪。備則人臣出竟。亦預慮喪事。當然矣。聘使兼主賓二國。聘

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之喪也又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至衰而出惟稍受之此遭已國之喪也

辰嬴賤班在九人　諸侯一娶九女辰嬴班在九人所處爲末其他則皆賤妾給使令者矣

侵官也　將相之重人君所命承清問之下而論其人之堪與否如李克之告魏文侯者可也建置非其人將害于家國則如白圭之論惠施者亦可也均是世臣賢否相當國已發號施令臣已敍秩受官而以一人之見更張之使其出于公正已爲侵官漸至無君不可以訓也況以已之親疏厚薄而私焉者乎國君用人猶不可以私陽子擅之其罪可誅其禍自招故傳曰侵官發明經意以昭炯戒公穀二家造爲荒唐之詞以欺世漢時左氏學未行人之信之猶有說也至宋如劉敞胡安國輩不信左氏實錄而拾彼二家之垂餘亦可謂無心矣

七年【經】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按趙盾身爲正卿立君大事輕發其謀中易有慮晉國幾于亂秦禍由此深春秋書法爲謀國不臧者戒

【傳】步招御戎戎津爲右　注云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按必如杜言則晉之出軍原是揚聲以逆雍爲名秦人猶信其爲逆雍來故受紿而敗非是先立御右後變計立靈公倉卒不及替之也御右自假設以逆君之計爲紿秦之術

秣馬蓐食　杜預云蓐食早食于寢蓐也按方言、廣疋俱云蓐、厚也王引之云按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

時矣。蓐者厚也。商子兵守篇云。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成十六年傳。襄二十六年傳。蓐食並與此同。

叔仲惠伯諫曰。禮記疏引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體。體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

八年【經】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陸淳纂例曰。還者事畢。復者未畢。愚按經文云。不至則其事不共。無待言矣。傳云。以幣奔莒。則是將弔贈天子之幣。以充私囊。無君之罪。莫有大於此者。彼必不敢復魯國。經云復者。返于魯境以往言耳。

【傳】皆貴之也。按兩人內困于君夫人。外逼于強族。昭公又昏庸難輔。雖有知能。無所施爲。故一死于官。一致其節。不辭難。不避汙。經意以爲貴之。劉敞襲公羊之說。而加誣焉。謂此二人皆譏之。且云。華孫殺之。華孫逐之。明此二人之無能。不知其所據者何書。公、穀、臆造于焚書坑儒之時。劉敞乃膏脣拭舌于經學定著之後。噫亦愚矣。

九年【經】葬襄王。杜預云。卿共葬事禮也。王制疏。鄭駁異義。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于天子。一大夫會葬。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韓欽按隱二年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

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有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求者非禮。而藩衞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其爲非禮。何待言乎。以求金之故。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心。傳意微而顯。而杜預不之究。創爲謬說。

【傳】雖不當事。　當事。謂斂及啓殯而葬。

十年【傳】何必使誘我。　釋詁。誘、進也。言我先爲弱。而屈伏之。何必使進兵于我境。杜預解作誘呼。于上下文不順。

右盂左盂。　盂取迂曲之義。蓋圓陳也。或曰左右和。韓非外儲說。左上李悝。與秦人戰。爲左和右和是也。亦曰左右甄。晉書周魴傳。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文選海賦。引鄭君曰。甄、表也。